

关于阅读,世上每个好读书的人应该都有话可说。以前看到“三更灯火五更鸡”这样的句子,总是神往。枕边尽是自己要读的好书,读书人至乐也。现在生活经验多了,知道枕边皆是书,睡起来都是硬硬的书籍,哪里会舒服?这样的诗句代表的,其实是一种渴望日夜与书做伴的心情。若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表达就有点多,有一句叫做“唯有美食和书籍不可辜负”。美食令我们在大快朵颐之时,心灵也留下愉快的记忆。而书籍,那些对美的感悟、对生活的心得,让我们的心去到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原本局限的视野由此获得开拓。美食与书籍,就是这般滋养身心、令人留恋的好物。

世上书的种类繁多,即便再爱读书的人也不能读完。我小时候有志向要把所有著名的文学作品都读一遍,后来知道那是自己不懂事,海水用瓢去饮,怎可能穷尽?且慢慢也知道,人生在世,读自己喜欢书更要紧,读到可以影响自己人生的书就是幸福。

说到影响人生的书,我近年来比较沉迷的是关于生态与大自然的文学书籍。起因是一年春天,我突然在一块仅如电脑屏幕大小的野外草地上,发现有五六种植物分布:紫花地丁、卷耳、宝盖草、繁缕、婆婆纳……它们每一种都蓬勃舒展,却从根茎到叶片各不相同。往年我走过这块地多少次,却从没发现过有这么多种植物,它们之间又有这么多不同。还有从我们身边掠过的鸟,看上去都差不多,实际上千差万别。大自然一直都是这样无穷无尽地存在着,以花草的方式,以鸟与鱼的方式,以雷电风雨这些天气与气候的方式。但如果不是观察这块草地的契机,我不会想到这些,也不会在那一瞬间认识到大自然的神奇。

在这样的心灵发现之下,我突然非常想重读青少年时期已迷恋并熟记于心的古诗词。毫无疑问,中国古诗词几乎就是自然博物学的汇集,我们了解的每一种自然之物,往往在古诗词里都能找到对应。

那些为自然立传的书

王晓莉

这些诗词真是中国人与自然倾心相交与相托的深刻写照。我从书架上取下珍存多年的《陶渊明集》《王维诗选》。当重新读到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时,我感到,陶渊明以自然入诗,终又在诗歌里,存留下中国人共有的另一个更恒久更广袤的自然。我又读王维,他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幼年的我读时,以为是写大自然最美的一句。现在,我明白王维不仅是在写大自然,更像是

在写我们每个人曲折而多思的人生——这句诗几乎是在写一个哲学命题了。我一面重新开启阅读古诗词之旅,一面狂热地购买、阅读近些年出版的许多有关植物、动物以及自然的书。郑逸梅先生的《花果小品》,像一张张清淡的花草素描;日本作家柳宗民的《杂草记》,更近于一本植物科学书;又有上世纪的英国人J.A.贝克写的《游集》,是他用了几十年时间对游集这种鸟类的追踪记录,也是我读到最细腻的写鸟类的书。

所有这些自然文学书籍,都是作者在自然中沉浸许久得出的写作结晶。这方面的代表,还有写下《瓦尔登湖》的梭罗和写下《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的卢梭。梭罗主动放弃波士顿蒸蒸日上的生意而独自到瓦尔登湖边生活了两年,因为他想了解并证明,人活得更为从容究竟需要怎样的条件。而卢梭,在隐居一个小岛的理由中,最终却都成了为大自然为花鸟虫鱼立传的人,成为写作、描摹大自然的高手。

这些作家与书籍之外,我不能不提到契诃夫。在我心目中,契诃夫是自然的知己,他似乎了解每

一朵云的心事,他能看见每一匹马的哀愁,他也不忘打听听过的每个村庄的消息。同时他把于大自然中获得的那些真谛,传递给读者如我。每次读契诃夫写景,都让我想立即冲出家门,回到森林、草原以及流水旁,看云卷看月亮看马匹牛羊。对生活,契诃夫或许有无法抹去的悲观,但是对大自然,他只怀着深深的爱意。

有一天,我在公共汽车站等车,看见两个六七岁大的男孩蹲在地上盯着地面看,几分钟都不起身。从我的角度看那块地,感觉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于是我凑近了仔细看,原来在地砖的缝隙之中,一条不到3厘米的小蜈蚣在蠕动,似乎决定不了自己的去向,于是来来回回地折腾。两个孩子就这样看着蜈蚣,讨论它会去的方向,一会儿为小蜈蚣发笑,一会儿又发愁。最后,小蜈蚣终于折腾到站牌的后面去了,两个孩子赶紧跟随,也移了过去。直到车来了,他们的妈妈喊他们上车,他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那两个孩子蹲着看蜈蚣,仿佛车站、目的地等其他事物都不存在了的场景,令我感动。我想这就是赤子之心啊。所谓赤子之心,其实就是完全的兴趣与兴趣带来的完全的关注。在孩子的眼里,一条小蜈蚣等于一个世界。世界很大吗?似乎并不如一条蜈蚣有趣。蜈蚣很小吗?它足够看上一小时一天甚至一年。

这两个看蜈蚣的孩子,也许长大了就可能成为那些自然文学的写作者,那些为自然立传的人中的一个。他们对大自然几乎天然充满着好奇与爱,并能沉浸其中,彻底忘记自我。他们在观看自然之中的万事万物时,觉得这一切都与“我”有关,或“我”即是万事万物。我是婆婆纳草,是河流,是腊梅树,是南飞的天鹅与北归的雁,我就是自然。



“那刀又不快了。”妻子边切菜边埋怨,“这磨刀石磨一次管不了多久,看来得找磨刀匠好好磨磨了。”说着,妻子拿出磨刀石磨起来。

一抹光亮

李万军

“我来。”看她力气小,我接过磨刀石。先沿着刀口横着磨几下,又直直地来两下,几分钟后,手腕竟有些酸胀。“应该可以了。”我将刀交给妻子。

“还是不行。”妻子勉强把肉切了,口中念叨着,“哪天听到磨刀匠来,一定得拿去磨一磨。”

妻子的话,让我对磨刀匠时不时地关注起来。

一日,我下班回家,快到家时,听到“磨刀,磨菜刀”的喊声。猛然想起家里的刀要磨,我连忙寻声找去,见身后不远处,有位看上去60岁开外的老人边喊边向这边走来。

“老师傅,您跟我走,我拿几把刀给您磨。”不远处就是我家小区。临近傍晚,小区的光线有些暗了。老人问,可否拿去广场那边磨,那里宽敞,又比这里亮堂。我点点头,让老人稍等,然后赶紧跑回家。妻子刚好也下班到家,她搜出几把刀,与我一起拿去找磨刀匠。

到了楼下,却不见老人。左右寻望,才发

现他已在广场一角磨刀。

我们快步走过去,见老人正低着头聚精会神地磨刀。他一手按刀背,一手握刀柄,来回推送着菜刀。那刀在那双手的驾驭下,不断闪烁着光亮。

再仔细打量,老人的行头简单却丰富:小板凳的一头并排有粗、细两块磨刀石,那一头挂了一只小箱子,里面装着锤子、钢铲、水刷、水布之类的工具,凳腿上还绑着个小水罐。

见我们来了,老人连忙歉意地解释:“刚坐下,旁边开馆子的就拿来了刀,我先把这几把磨了,再磨你们的。”

“没事。”趁等待的工夫,我们和老人聊起天来。原来,他在这里帮儿子带孩子,要等儿子下班后才能出来。老人笑着说:“儿子他们刚贷款买了房,自己能挣点,孩子们就轻松点。自己也想找点事情干。”

见还有一会儿,我们便把刀放

在那儿,告诉老人:“我们去转一圈,估摸您磨好了,再过来拿。”

回来时,天色已经很暗了,广场上的灯光虽已亮起,却仿佛被一层薄雾笼罩,光影朦胧。那位身处一隅的磨刀老人,愈发让人难以看清他手中的动作。

等走近时,我们看到老人身旁有手机的亮光。

快步走到老人面前,才发现,这光是一个中年男人亮起的。不等我们问,他像是对我们说:“这光线太暗了,老人又在磨锋利的菜刀,怕伤着手。”

原来,他是来拿磨好的菜刀,见老人还在继续磨,就用手机为老人亮起了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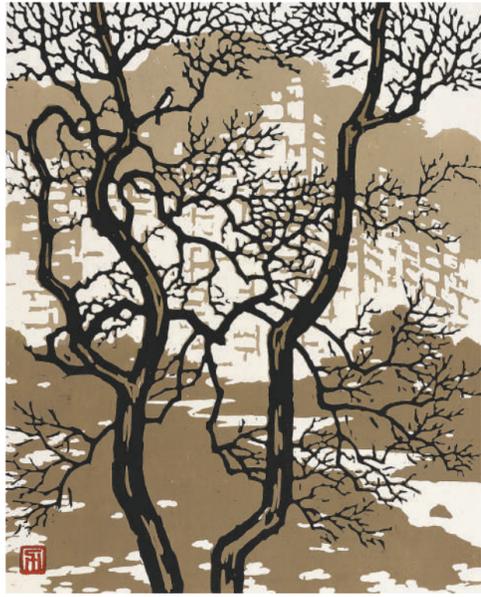
我低声问:“老师傅,刀快磨好了吧?”

“快了,已经磨了一半了。”老人答道。他依旧低着头,手中磨刀的动作没有停歇。

“不急,您慢慢磨,我们不急着走。”

中年男人见我们也亮起了手机,说:“有你们照着,我就先走了。”说罢,他提着菜刀离开了。

我和妻子各站一边,为这位夜色里的磨刀老人继续增添一抹光亮。



力群,中国美术馆藏。

大地

踏入秋日,家乡雷州半岛上的雷州市纪家镇的湿地、林地、农田里,鹰影翩跹。作为资深候鸟保护者,徐粤心在微信里又同我念叨着,候鸟南下的季节来了,这个秋天,过境的雕鹰群比上一年还要多,如果赏鹰节能办成,那该多好呀。

鹰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动物。事实上,那些盘旋在我们头上的猛禽,并非全是我们所熟悉的雄鹰,它们有的是隼,有的是雕,另外还有鸢、鹞、鸱等。我姑且把它们归为雕鹰族。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这些雕鹰是家乡这块土地上的“土著”。徐粤心告诉我,雕鹰里其实很多都是候鸟。因雕鹰类猛禽几乎都是国家二级以上保护野生动物,更易受到盗猎者的伤害,因而成为他们护鸟志愿者团队这些日子重点观察保护的對象。

纪家镇豪郎村是徐粤心他们的主要观测点,连片的稻田、红树林、滩涂,让野生生长的生物充满生机。在这里,记录到过境的猛禽就有27种。这个秋天,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如白肩雕、乌雕、白腹海雕的再次造访,更让志愿者们兴奋不已。

显然,对于这些雕鹰来说,这里已如同它们的村庄,村庄里有它们的亲人、邻里,也有它们的喜怒哀乐。这块土地给了它们翱翔的天空,包容了它们的全部,这才是它们在此停留的最大缘由。在它们的翅膀之下,驻足着那么多守护者,它们有足够的理由活得越来越无所畏惧。



家常萝卜

米丽宏

汪曾祺在《果蔬秋浓》一文里写道:“不用刀,用棒子打它一家伙……喀嚓一声,萝卜就裂开了。萝卜香气四溢,吃起来甜、酥、脆。”这段文字,勾起了我对种萝卜、收萝卜的回忆。

小时候,村里家家种萝卜。冀南一带山村,多种那种大白萝卜。有两个品种,一种是“白玉春”,一种叫“露八分”。两种萝卜外观上看不出区别,体格都很健硕。不同的是,“白玉春”长又直,深扎地下;“露八分”则喜欢挺出地面,把自己亮出来,似乎有点炫美。

在北方,萝卜白菜这两个打不散的搭档,几乎是天天见的冬日餐桌主角。它们循着时节回村,人们一点不敢怠慢。特别是萝卜,一耽搁,就容易失水、糠心、发柴。萝卜好像也有自知之明,一到立冬就开始在菜垄上探头探脑。有的等不及人來拔,自己就“拔”了出来。“露八分”更出格,半截身子都蹿出了土垄,有露出一截玉白的,有露出一段翠青的。看着它们急哈哈的模样,挺有趣。

那时,我们常在田野里玩耍。

山野阡陌间,四围是灰黑的山岭,“窝”着许多好吃的东西。我们挖红薯,用火烤着吃;再去人家菜地里抱娃娃般弄来一个大萝卜,一边走,一边扯掉缨子,随手扬在山风里。萝卜个头大,无处下嘴,便找来尖石片拉开,或拿棒子敲开,弄成许多块,然后“嘎吱嘎吱”嚼起来。口里萝卜汁液清甜,心中似有清溪汨汨流过。

收萝卜是大活儿。萝卜往回收,是需要壮劳力出马的。那场面,“嘿哟嘿哟”拔萝卜,真不带夸张的。就连最有力气的汉子,拔不完一垄萝卜,都已冒汗了。收萝卜累了渴了,拎起一根萝卜,对着曲着的膝盖一磕,“咔嚓”一声,一分两段,汁水渗出。往那断面张口就咬,嘴里发出脆响。我总觉得,那萝卜新鲜真美啊,也许是因为吃的心情和气势吧。

萝卜收回家,在篱笆院里垒成半白半绿的萝卜墙。很快,爹娘就安排好了萝卜的去向:一些,擦成丝日晒干,来年拿水泡开,腌菜、做汤、包饺子;一些,切块儿腌咸菜,佐餐;剩下的那些呢,现吃现取。爹娘忙着打发萝卜,擦萝卜丝儿,切萝卜块……家里,到处是又辣又甜又嫩的萝卜味儿。

这时候,你上房看看,房顶铺满了银钱般的萝卜丝儿。一天下来,萝卜丝儿卷了,翘了,昏昏沉沉的米黄色。再有几天,萝卜丝儿干透,晒晒,硬茬茬装进麻袋,摞在厢房,寄存给来年。

日子一晃而过。如今,萝卜仍是我家冬天餐桌的重要角色。当下的日子,也被萝卜调理得安定安定。早晨喝粥,佐餐的小菜

人们都说,湖是大地的“眼睛”。没有湖的城市,好似没有灵魂的人,即便盛装出行,也不过是空有躯壳,黯淡无光。

神州大地上,遍布数不清的湖。这当中,徐州的湖,没有动人心魄的美,也算不上屈指可数的奇,但是当走近它时,却能嗅到一种独特、勇敢的气息。这座曾经秃山少水的城市,今天,硬是把“穷山恶水”的标签换成了“一城青山半城湖”的名片。这个过程中,有着怎样的艰难与决绝?

徐州的湖,可谓星罗棋布,单在城区,较大的就有9个。这些被怀抱于青翠山峦间的湖,如一面面明亮的镜子,倒映着这座城市的风景,映衬着城中人的笑脸。单从名字上看,你就兴趣盎然。云龙湖、大龙湖、金龙湖、九龙湖……明明是温柔娴静

就是萝卜丝儿。拌着青红辣椒丝儿,一膾盐,一点香油、白糖加醋,简单一拌,嘿,真是太美了!娘仍然用萝卜丝儿做馅,包馅儿,大葱末、芝麻香油和一点点肉香,都被萝卜丝儿悉数收纳,香喷喷地被萝卜一起一口咬下去,丰腴的幸福感,真像手里的大包子,喳喳地膨胀开来。

大萝卜煮在锅里,散发着一股宜人的气场。想起童话里,森林里的小动物围炉夜话,锅里煮着萝卜,火苗幽蓝,锅灶沸腾,耳边有娓娓闲话一递一答。此情此景,仿佛是人间的幸福,也带给了这座城市莫大的骄傲。那肩扛锹

何以起这般硬朗的名字?转念一想,不由释然。这里历史上就是苍茫之地。元代词人萨都刺在《木兰花慢·彭城怀古》中唱道:“古徐州形胜,消磨尽,几英雄”。这片土地,似乎血液里就流淌着雄浑的气息。

徐州的湖

陆金五

徐州的湖中,最负盛名的无疑是云龙湖。夏日的云龙湖如同一位热烈的女神。那满眼望不到尽头的荷花,就是她身上层层叠叠的裙摆。万人游泳池中,人头攒动,人们尽情抒发着生命的激情。不时有水鸟在湖的上空轻轻划过,发出愉快的鸣叫,似是在表达对这片湖水的感谢与赞美。

冬日的云龙湖呢,则变得深沉冷静了许多。湖边成片的水杉林高高挺立着,仍然青翠,间或糅以鹅黄、朱红等色调,五彩斑斓,别有风韵。即便是这寒冷的季节,云龙湖仍是徐州人喜爱的地方。白色的婚纱裙在风中摇摆,三两知己“围炉煮茶”的香气氤氲,好一首人间的冬日恋歌。

千年前,任徐州知州的苏轼感叹:“若能引上游丁塘湖之水,则此湖俨若西湖”。这片曾由周围山洪注入而成的石狗湖,终究实现了东坡先生的夙愿,也带给了这座城市莫大的骄傲。那肩扛锹